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 卷五十五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高祖劉邦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九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書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五

將宋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  
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輒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輒則更從一數  
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  
以片紙榜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  
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  
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  
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

漢西



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  
梁然後觀三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  
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  
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  
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  
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  
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  
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  
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千石工徒拱手曰是不  
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

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  
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既  
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世衡初至青澗教吏民  
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  
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  
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  
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  
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  
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  
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

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廊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

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爲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

縱于渭仲淹領慶州並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世衡分  
援涇原卽時而赴羌兵可出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  
此始世衡曰羌兵可出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  
軍由是緣邊諸城獨無不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  
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  
日不備乃不復以環公伺意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  
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工心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  
利王某號天都王元日大以爲腹心允勝我軍皆二將  
之策也世衡方城青州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  
州僧世衡察其堅朴誅助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之

白於帥府表授三班世職克經畧司指使且力  
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激旣  
深世衡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  
勝其苦卒無一辭望世衡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  
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  
有甚於此者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  
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筆  
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  
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  
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非瀆死

周

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  
龜一幅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  
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  
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旣  
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  
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  
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  
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  
去巾櫛加執縛至於篋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  
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

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  
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斬之嵩  
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  
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  
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  
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  
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  
卽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  
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  
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



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嫚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酒境上作文書於板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

一云元昊之臣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獲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過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



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氣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以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寶元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

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累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首負鼓而去遂為所擒遷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即起將部甲

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氈麓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疊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寤徂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畧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凶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開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項旣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

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  
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  
達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徒達涇源帝  
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  
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  
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  
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  
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  
却韶躬擐甲冒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  
而還洮西大震會賸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戒

齊險



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賸征首

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賸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  
洮為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閣待  
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  
韶回軍擊之賸征以其間據河洲韶進破訶諾木藏  
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  
六七賸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  
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  
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

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入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抵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賸征知援絕板柵去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盱食數下詔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

以其  
救

出踏白後焚八千帳賸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為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摺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城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後韶言決望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新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

伊吾盧甘初不欲令黑河作路河嶮作州也今與衆  
 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詔亦空關邊驥躡政地  
 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  
 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諡曰襄敏詔起孤生用  
 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  
 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  
 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  
 張纈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  
 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  
 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

以殺降羌老婦予首為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東漢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  
 焉會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  
 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貧並有才能王莽時為二千  
 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  
 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暮  
 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  
 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救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  
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  
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  
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紵王莽未四方兵起莽從  
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薦  
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援為新城大尹及莽敗  
援兄負時為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  
祖卽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  
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

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  
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  
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  
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  
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  
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  
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  
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  
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



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  
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  
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易簡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  
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  
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  
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  
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  
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  
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  
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  
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  
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  
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居數月而無他職仕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  
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  
王元爲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  
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距漢援乃上疏曰臣援  
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

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深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取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奸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

友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嘗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譎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古從西方還說伯春小第仲舒望見古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夫援素知季孟孝愛曾

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  
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  
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亾之所欲完者  
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  
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  
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  
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  
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寃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  
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於諸

者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  
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  
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  
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諍語朋友耶應有  
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廢咋舌叉手從族乎及  
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  
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嘗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  
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  
不答八年帝自西征羣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  
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

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  
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  
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  
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  
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  
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  
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  
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援與楊武將軍馬

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  
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  
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  
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開譟虜遂大潰凡斬  
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  
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  
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  
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  
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  
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

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  
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  
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  
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  
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  
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  
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  
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  
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

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  
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  
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  
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  
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  
郎將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  
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  
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  
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  
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

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乃擊牛醜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常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

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罪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

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  
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異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  
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  
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異  
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  
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烏桓候者見  
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  
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  
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松由是恨

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  
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  
人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  
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  
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  
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  
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  
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為棄  
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喉咽克賊自破以事上之  
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  
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  
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  
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  
舒上書當先擊克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  
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  
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  
舒言弇得書弇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  
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  
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  
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  
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  
施衿結襜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



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

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名還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餽蒞蒞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詰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歸葬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  
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  
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  
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  
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  
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  
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  
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  
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  
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亾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畧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  
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獨努力戰飛矢貫  
脛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  
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  
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

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名滅  
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  
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  
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  
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  
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  
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  
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  
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

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  
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  
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  
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  
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  
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  
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  
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白焉肅宗卽位追賜勃

子二千斛初援兄子婿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  
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  
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  
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  
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  
所凌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  
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  
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  
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  
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

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恐因事生亂  
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  
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  
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  
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  
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  
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  
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  
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

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  
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  
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党項  
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爲將  
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  
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  
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  
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  
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

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勝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  
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嘗與  
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嶠知其前必遇險  
一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  
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  
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  
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  
止虜源川蠻儂智高以其眾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  
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  
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皆為所摧陷又遣楊

一河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

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眾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

所以為方畧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  
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  
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  
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  
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  
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  
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為樞密使高  
若訥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

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初張忠  
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  
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  
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臥帳中  
悉爲賊所虜楊暉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  
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避  
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旣至潭州沔遂稱  
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  
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

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  
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  
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  
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  
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  
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日不  
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  
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  
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  
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

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曙素無威令旣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然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貪得

之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計策人亦服青有遠畧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太沮前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

參  
執



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絨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案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塵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

近而  
還

青率兵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巳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巳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巳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

能駐鎗立加東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趣山立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劔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

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聞于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赴闕下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

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  
今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廊延居臣麾  
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  
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  
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  
師還以凱載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  
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請之首級  
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上爭首級以致相殺又  
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  
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

則齒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為私  
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為  
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  
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  
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  
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  
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  
復為朕盡死力耶賜錢四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  
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  
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

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諸議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又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更宜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護國軍節度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竟以爲樞密使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

智勝

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各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

爲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  
殺李君羨事上安悉爲適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  
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  
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  
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琦家必拜于廟庭之下  
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  
此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  
祭者必先關白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  
至和嘉祐間青爲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  
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

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  
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  
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  
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青不自  
安遽乞陳州遂薨于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琦惟陝西豪士劉易與焉易  
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黔卒敢如此  
詬詈青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青氣殊自若不少動  
笑語益溫次日青首造劉易謝琦於是時已知其有  
量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琦五路宣撫薦

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琦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琦欣然再書再不憚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青爲求於內郡後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青善制易也嘉祐三年陳州言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諡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饑勞苦雖敵猝犯之無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浪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

又服其爲人莫及也

說海云南夷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

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五十五



所藏書